

三日齊至文華門如前懇請一日不報期以
二日二日不報期以三日務必得旨而後已
發帑猶須搜括此所須不過

御筆一是字聖主可爲忠言何憚而不爲也

祖宗養士二百五十餘年報國丹赤遠邁前代如
諫南巡諫大禮至擲身烈日撼門痛哭而不
顧今我

皇上寬仁羣臣定不敢直慙至此但今何時也猶
泄泄沓沓因循故套萬一兵久變生事苦易
慮天下事可憂不獨在遼耳職又惟天下大
患全在內外不通而居間者操其會不見日
者科臣申飭門禁不便中璫內

旨立出夫羣臣百請而百不應中璫一請而立出
明有煬竈之形不但履霜之漸以

皇上之英斷柰何不加察而羣臣不思理論而勢
折之也今天下大勢如車輪陷泥淖中大家
齊力牽輓方有轉意稍一放手壞落更深矣
職憂天有淚謁

帝無門區區犬馬之患不識避忌伏惟
皇上採擇施行

○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吳伯與題爲恭陳微悃
以佐末議以遏亂形事蓋自遼左用兵以來
臣堂官怵然持籌技經肯綮無所不嘗不意
匱財喪師遂爲前代未有之慘主憂臣辱死
且不愛敢愛一言顧今之議論多矣再言之
不啻駢拇不言之幾于袖手竊以事勢危迫
抱杞憂者皆願陳言自效况職倅屬議餉有
日乎而今且奉

命出雲中矣悵國門之日遠痛小醜之未平因援
證今昔採摭羣謀以備

皇上獨斷且冀

皇上速斷無徒爲宋人議論憤然終盡也惟

聖明少垂察焉蓋今之可憂者多矣職不憂天變
之可駭而憂天變之不能回

聖心也夫風霾火焚等災豈天有愛于奴酋而助
之焰耶易轅改轍明爲

聖天子譴告耳乃

皇衷何嘗不驚心于敗衄也而臣工之惕勵風聲
之傳播未見雷動于

宣召咨問若有關捩焉扼之不得轉局之不得啓
者國勢搖搖如驚濤怒浪中不繫之舟舟中
人似爲安流坐待胥溺而已則天固無如我
皇上何而豈

皇上之無如天何也庚戌之變

肅皇帝一御奉天門羣臣皆匍匐奮詔齎黃金
宣諭行營將士不惜百金易一虜何電決也
夫災禍切近惕勵應深形勢積成堅復愈甚
然則必虜薄都城而後有更張之日乎此職
所爲大可憂也然職又不憂虜之遽薄都城
更憂京軍之一無可倚也夫自東事戒嚴城
門晚啓早閉諸司講求守城之策又添設通
州大將豈非明而晰于慮顧京營額兵數十
萬其可當摧鋒之用者幾何

世宗朝特差風力科道官六員通查三大營人馬

數目取戶部糧冊參考見在者必汰去疲憊
市販之徒留其精銳逃亾者設法勾補占役
者悉徵着伍然後人給衣甲器械簡任謀勇
將官加意練習則豈有數十萬中欲得勝兵
萬餘人而不可幾者乎頃在事者亦旣振刷
於此且欲効邊帥例每營各募家丁矣夫家
丁可用而餘伍備用尤急也又昔人有言營
爲名軍爲實若軍數充足雖一營也可何貴
十二今五軍神樞神機營每營各安十營而
營將多以庸輒有物議者克以任何以效爪
牙耶謂宜畧倣

祖制兩營併一營以壯營勢而每營分奇正名色
有事則正兵以備城守而奇兵以出戰無事
則更番出備薊鎮各口防禦之用蓋營合則
將官可減而庸才不至于濫克且官少則占
役亦少而軍士不疲于奔走更番出防則稽
查有據而軍士不習于驕惰儻毅然叅酌行
之庶兵強而本固矣若京城卒然有警則九

門之外一二里之內取京營選鋒銳兵臨期立營安插又募敢戰之士二三千統以名將監以憲臣此所爲不善守城者守于城內而善守城者守于城外乎然職又不憂堂奧之虛而憂門庭之將撤也夫薊非京城門戶耶薊所恃有險可守耳守不得人險與虜共矣自戚繼光築墩臺一千二百座募南兵編伍以戍之軍營輜重堅于城廓軍器莫不精良至于分合進止技擊步伐偵探鄉導批擣遮擊追襲俘馘等法備極周密今蕩然無復講求所僅恃者款耳兵力單弱我旣爲虜所寬而不更事武弁或陰竊款之實利使虜受其虛名又或漫言激虜使國受其災禍如近傳滿婦講賞所爭無幾耳卒憤憤以去恐其襲捲而來大可虞也職謂虜款原難常恃薊邊尚可收拾薊十二路主客兵十五萬不謂無人職博訪而槩于中者則有增募主兵休息客兵之說當

世宗時各邊遣入衛者非精銳不行其始徵兵二十枝環列境內然虜小入則小失大入則大失曾不能以一矢相加遺年復一年士馬通敝至于今日盡皆虛文塞責疲弱不堪矣不若增募南北兵一萬人分布各要害無事使畫地而守有事使衝鋒出奇相機而戰大抵增募兵一萬而休客兵二萬七千減歲餉可十五萬有奇各兵犒賞各路行糧之費不與焉計無便于此者但南兵南將近議去之是也臣獨以各鎮不宜南兵惟薊以守爲主非用南人未免易去其鄉不可守也使增募南兵仍令出邊採木增置營房于亭障間使之比閭而居守望相助且邊外多肥沃可耕之地就近授以不賦之田使皆得飽其妻子則邊有常戍而卒有常守何用入衛客兵僕僕道路爲哉至薊州昌平各設遊兵一枝與通州犄角以衛京師此真老成長慮而職以爲薊邊較各邊最宜扁鑰尤易爲整頓惟用得

其人晁錯所謂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者薊
可兼得之而京城之環衛自固也舍是而調
將調兵雖曰天下猶一父之子也然豈有築
堵之墻而可以一隙分堅瑕乎且人臣分守
之責亦公家之責也盡撤分守精銳而不稍
畱自衛人情乎遠調不如近募又不獨薊爲
然矣然臣不憂薊門之難守而憂遼事之迄
無成筭也蓋遼失事一月餘矣建議者紛紛
且嫌太多矣乃議遣將而將未出關議募兵
而兵無一應將蠶食之勢可坐待耶法令之
振肅恩膏之鼓舞其權在

皇上與當事大臣非職所敢言也惟是奴酋狡謀
叵測或以爲必攻開鐵或以爲必攻瀋陽或
以爲必竟攻遼陽職爲奴酋度之攻開鐵策
之下也破瀋陽以斷三路之咽喉而徐取遼
陽策之中也重兵直犯遼陽而以輕兵據三
岔河斷西路之援策之上也然深謀有不止
此者奴勢與北關爲仇若乘勝席卷河東所

碍于北關者多矣職度奴狡計必竭力交好
北關使之陽順我而陰助彼或假意提兵向
北關北關必求救于我我開鐵之兵不能不
助北關以與奴酋爭勝則北關雖降心于奴
我且無辭于北關北關與奴合而奴之結宰
煖二十四營也益便然後長驅再無反顧我
河東之地勢必爲奴酋北關宰煖諸虜三分
住牧矣且金白之狡不下于奴特其兵少而
仇深不敢不內效恭順耳在今不但輕視我
抑亦惕息于奴奴復甘辭厚利結之未有不
改心易面者且職聞我師進搗北關暗放西
虜數萬越東助奴而已亦以數千人混其中
撫順軍奪得其戰馬與敗卒來者頗的果爾
則我之爲北關愚也久矣昨塘報謂聲言攻
北關豈非駕虛謾嘗如正月間故態乎職查
自撫順關至瀋陽一百二十里瀋陽至遼陽
又一百二十里地皆平衍寥曠凡渡河者五
而太子河及遼陽城外兩河皆濶而深奴欲

攻遼陽豈有不提重兵空穴而來者空穴豈有不深結北關防開鐵之襲者我畏奴深入竟捐開鐵瀋陽而進守遼陽非也職思因敗爲功兵家妙筭乘機用間其人必深且奴精兵不過五六萬杜劉二帥雖死所殺傷彼亦不下二萬利害亦或相半也我兵屬李如相一路者未動而杜松一路敗陣歸者尚一萬四千餘合馬林一路總收拾整頓之可五萬餘人以此聯營撫順清河懿路瀋陽間不難效力拒堵何至望風股慄作岌岌不保之狀也職妄謂北關所貪者厚利耳可使之爲奴酋用亦可使之爲我用爲奴用原非本心爲我用則積恨可雪金白二酋所欣然也計其間諜賞賚之費捐十萬金而北關有不餌致者乎儻使北關陽順奴酋誘之入犯遼陽而我一軍扼之河上設伏出奇囊沙背水無不可用隨以一軍從北關直掃其穴苟得其機雖使隻輪不返可也但往來行間游說之人

非足智多謀深心而捷給者不能中窾會而
立收桑榆狩者之于獸漁者之于魚其設伏
投餌也於其聚則多驚於其散則無獲必於
聚散之間而伺之在此一着矣總之

皇上肯捐百萬金以爲之而以招智謀勇敢之士
以給賞東西四面之虜孤奴酋之黨而舒神
人共憤之舉恐奴酋地猶挾黨猶孤也况遼
存而物力所存者大也棄千金之璧負赤子
而趨相收之與相棄不亦遠哉職又不憂遼

事之難爲而憂用人之未確也夫救敗于今
募兵急選將尤急然無將將之人而空言選
將恐議撫議勦之間旣難自由調東調西之
檄倉皇莫適其有明知必敗而寧死賊巢無
寧死旗鼓之下者第不知淮陰跨夫何以登
壇殺之役孟明何以不殉軍中而濟河焚舟
遂伯西戎故破拘攣越資格以真精神招揀
豪傑而後羣力羣策皆爲我用夫經畧卽將
將之任者也往古不具論職觀王新建平寧

藩定兩廣皆以知府知縣縣丞驛丞等官領
兵官而發縱指示毫髮不爽可見有經畧不
患無將有將不患無兵所易曉者而經畧最
難矣必識見周密而後應接不爽必度量空
廓而後羣才畢收必法令嚴明而後積玩頓
起得若人焉推轂之卽李如栢亦可用不必
如楨也乃若宋之韓琦范仲淹先除陝西四
路招討經畧使後乃並授樞密副使樞密卽
今之本兵也宋用人之意可推矣近見破格
用才一疏令人拊心稱快不如是何以盡豪
傑之用收戡定之勛在

皇上深信而力行之一時風勵所關國勢強弱之
機豈渺小哉然職又不憂任事之無人而憂
賞罰之不明也蓋意氣不可競也競于死綏
則勇功名不可競也競于敵愾則忠豈有大
將矢志滅虜深入重險殺敵無筭如所云回
鄉陳進曾得賢等言當日南口陣上賊死約
二萬餘可驗已徒以救援不至義不返顧粉

骨碎身於沙場而又以貪功輕進罪之但言
淚欲漱矣卽如屯兵清河三十里不進與轉
戰虜圍身被重創者較之勇怯可槩見也一
以失律戴罪一以持重全師得名此何說焉
若死事之忠魂未蒙異典則眼前荷戈而抵
敵者必且心灰氣挫謂宜從臺臣議立廟遼
陽城以武臣劉杜等文臣潘宗顏等合祀其
中文武諸臣共率三軍哭而奠之其應得贈
卹所司速議上聽

聖明裁決令死者不令寃於地下則生者必鼓動
于境中共有罪當議者亦不妨頃刻立斷庶
幾恩威並用而士有振作之氣人懷報效之
恩矣太公曰賞信罰必于耳目之所聞見則
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是在今日哉以上數
款有諸臣所已言者亦有諸臣所欲言而未
及言者而職言總未及于餉餉則職部有六
款十餘款及加派諸疏奉

旨而外又有請留關稅有改折十庫物料有改折

弓箭弦條有議留各關折買錢鈔諸皆職堂
官所悉慮而陳者也裁御馬監勇士營馬匹
糧草折色供用庫買辦香料科臣又娓娓言
之今見在

御前但一檢發數百萬金錢便可立致便可作九
邊之金湯亦何怯而不爲總之合內府之餘
以分贍一遼如扶餓持疋生氣漸克而遼乃
可圖也合大小臣工之修舉以其成一人之
振肅如心籌臂轉精脉交貫而遼乃可圖也

遼安而天下安矣職非不知珠玉填委焉用
瓦礫而且煩言混聽但目擊時事艱危卽一
言可採亦少舒犬馬之報效蓋十漸不終唐
宗自替六可太息實誼何嫌所以惓惓于辭
闕之時者如此至雲中缺餉最多虜情亦在
可虞職馳至料理再邀請于

聖明之顧念也

○河南道監察御史盧謙題爲遼左事勢岌岌謹
效愚悃以備採擇以保封疆事職竊見遼左

喪師凡議兵議餉等項章蒲公車職何容置喙然以職愚見事有應行已久而今幸舉行者厚旌劉杜潘董等之死事是也宇內仰

聖明之舉動人心之所共快也然事有望之已久而未見舉行者修省之詔與諭遼之詔是也劉杜覆沒說者謂二月二十日風霾應矣風霾可以已矣乃職巡歷畿左自三月迄今無日不是黃沙撲面舉頭望日黯慘無光天意殊未可知也此當急急修省以答仁愛柰何久望之而卒未舉行也三路失利遼人之魄喪矣其急着在下

詔曰日者寬奠撫順之戰天益盈奴酋惡而速之亾也業徵各處勁力務在必勦爾諸將士其各整練兵馬以待并宣示朝鮮北關暨西北諸虜夫遼人方在皇皇無主時而一聞此

詔忽不覺性命之有賴而神氣之頓揚矣柰何久望之而卒未舉行也事有不可稽遲而急在頃刻者援遼兵將之速往是也職聞遼陽軍

民荷擔而立西向望援東向思潰說者謂援
兵速到底遼人驚魂蚤定而軍氣蚤振乎乃
劉孔胤逗遛觀望李如楨啓行無期竊恐奴
酋風雨突發安能從容相等待乎此救遼第
一急着奈何任其逗遛遲疑也事有當破格
而不必拘于循資者用將是也觀今之總兵
于遼者非曾爲總兵者不與蓋謂其素登薦
剡深資累勞以至於此是職謂其所謂資勞皆
太平無事之資勞其所謂累登薦剡多夤緣
鑽刺之薦剡卽其中果有傑出之士富貴已
極精氣盈靡何如偏裨之流草澤之士方在
駸駸向往之時乎故今日論將當博求于偏
裨草澤偏裨職不及知而草澤之士則江西
南昌劉相者儻亦其人耶職于相未有生平
然聞有劉縉之弟其膂力數倍于縉而沉毅
有謀有如此人尚可拘資格乎事有當求實
用者募兵練兵是也職前于豐潤道上見一
隊應募者十五人職喚而驗之見中有鶉衣

百結身度鄙小而不堪者闕習何技曰善鎗
令其舞鎗僅作椰榆狀則募兵多虛冒也部
議募兵于州縣是矣職謂宜令州縣官查地
方廢閑偏裨之將令之募兵隨其所招多寡
俾之管領與之職銜如千百總之類設無偏
裨則屬地方勇敢者待之亦如偏裨但有虛
冒者罪之蓋物各有儔偏裨之將勇敢之士
固勇士之儔也責之募兵正淳于髡所謂挹
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如是而募乃無虛冒
至募兵之地部議欲多募于中州河南山東
浙直諸處職謂山東之中尚遺東昌之臨清
蓋臨清以護送標客爲生業其習于武事無
人不然職素遊齊魯聞之有日舊秋詢之撫
臣李長庚亦言招兵無如臨清則臨清亦當
多募也兵旣募矣每十名同具不致冒領結
狀書其真正年貌用本兵左手墨印于年貌
左方彙釘成冊送撫院驗過轉送兵部以聽
習練紀效新書云今之閱者看武藝但要周

旋左右蒲片花草看營陣但要周旋華彩視
如戲局套數誰曾按圖對士一摺一字考問
操法以至于終也是謂花法不可用也職聞
往時應募援遼者皆臨時僱覓僅能荷戈曾
知花法爲何物花法且不知又况其他乎是
在兵部擇通曉武藝之將擇教師教以真法
真令真營真藝團營而居朝夕習練如是而
練乃爲實練然各兵赴京行月糧安家等項
銀從何出乎欲取之加派之銀夫加派原爲
遼餉如以募兵用不將復加派乎職謂備賑
倉穀可動也此天下州縣所同有可以隨取
隨足無煩搜括者也第其用過數目造冊送
部不許冒濫乃職又有說馬熊廷弼一起用
人人色喜謂遼陽從此有長城矣第不以代
楊鎬之經畧以爲宣慰不知所謂宣慰者不
與兵事乎抑與經畧共兵事乎不與兵事何
所用廷弼如與經畧共兵事豈所以專任廷
弼哉楊鎬戴罪之身且聞其稱病杜門遼何

地也而尚卧治哉馬上差人催鑄視事速用
廷弼爲經畧星夜往代此尤時事第一急着
也要之根本之地在

皇上之果斷焉語云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皇上先慎重而後果斷蓋已有年然今何時也豈
猶遲疑之日哉

皇上得無曰

世廟庚戌之變後竟無恙今何得過爲張皇職願
皇上觀

世廟庚戌實錄逮郭戮丁等是何等景象

皇上又得無曰俺答關白楊應龍之變曾親嘗其
事後竟無恙今何得過爲張皇職願

皇上回思彼時遣將調兵凡臣工建白朝上夕下
是何等景象蓋

皇上之精神牢內精神之所赴也惟

皇上近年以來過于慎重故遼師失利之後事之
必不可已者必待數日而後報聞其卒留中
若下考選釋繫臣等項不知凡幾以故天下

人皆有悠悠忽忽之意隨若有檢督不相關
之意遣將而將不行募兵而兵不應失事一
皇上月餘而無一救援出關之人若是者土崩之
象也職所謂痛哭流涕而不忍言者也此皆
皇上精神不果斷之所致也

皇上試以今日之精神比之

世廟又試比之哮拜關白楊應龍時頃刻之間却
慎重而卽果斷不俟職言之畢矣全危遼保
宗社端必賴之不則天下事恐悔之無及者伏惟
皇上採擇危遼幸甚

○開原道兵備韓原善題爲危遼不容再壞畫策
宜圖萬全條議調將募兵實用以裨

廟謨以保疆場事臣前疏請發萬兵之餉募兵萬
人非好無激聒也真見殘破之開原當狡虜
垂涎之際兵馬城池一無足恃舍是則無策
矣隨蒙

皇上留心戎務朝上夕發着該部作速議覆欽此
臣以初奉

命之外吏哆口言兵動以萬計實出創見然超越
資序授臣以任亦不經常見者

皇上爲時艱破格用臣臣安得不爲時艱而破格
陳請也但募兵于往時易募兵于今日難臣
鄉撫揭榜召募而應者寥寥宣鎮奉徵兵之
檄而譁于伍此其故可思已古人投醪式蛙
鼓舞士氣赫赫天朝豈愛惜阿堵而拘攣乎
臣歷查舊卷往者募兵有用安家銀六兩衣
裝銀三兩者據此叅酌可定募式或有膂力
與衆人同而武藝過之不妨量加銀二兩以
爲第二等又或有膂力武藝與衆人同而謀
畧過之不妨再加銀二兩以爲第一等間有
異材所應禮聘者不與焉鹽菜米豆草料內
顧各項照例給發事平之日仍歸伍本鄉無
使久戍不願從軍者聽此募兵之大較也馬
價有十二兩者亦有十五兩者今歲戰馬視
諸舊歲頗貴總之十二十五之間量馬裒益
此買馬之大較也兵至一萬非一將之所能

御明甚臣揭請鮑承先孫顯祖二人援薊鎮
撫臣懇留顯祖而僅題一承先承先晉人也
自稱舊日家丁散處于晉願請勘合往招致
之或可收晉兵之用若募薊兵非簡薊將不
可調之見任徒起爭端竟成築舍查有原任
北樓口叅將董用威英年偉抱壯志吞胡困
衡之餘復其原職俾令募兵援遼有成效另
行加級定當慷慨以答

聖明知遇也竊謂未議足兵先湏足餉與其兵浮
于餉寧使餉浮于兵三軍之衆非同兒戲乞
嚴諭計臣措辦召募萬兵之費先發十分之七分
給二將各先募馬兵三千亟圖出關餘者陸
續支領沿途召募務足前數見有新選安樂
州吏目丁世泰新襲鐵嶺衛千戶楚繼功容
臣分委查覈總按其錢穀出入之數稽其兵
馬強弱之形二路召募此其梗概最可慮者
倉卒糾集之難已屬臨渴而掘井中途逃避
之易不免捉影而捕風權其時勢非責成見

任鎮臣不能也一借其控制之威足聯烏合之衆一借其驅策之便默消鬼脫之形薊晉名列三鎮則每鎮不過千人分之于所轄營路守提每處不過數十人與數人耳兵卽彼之餘丁馬卽彼之市口倏忽易辦且安家行月馬價等項俱從優厚乃予之以所樂從非強之以所不願同爲王事疾痛相關鎮臣若辭小勞而不代爲料理恐無此秦越之視若曰假臣便宜錢糧不問出入臣實不敢每兵一名領銀若干馬價銀若干各給印票一紙與報冊同關以內呈送薊遼督臣關以外呈送經畧撫按逐名點驗務期發一餉得一餉之用募一兵得一兵之益庶幾登造詳明無致耗蠹臣今日爲開原策者不在旣出關之後而在未出關之前咫尺

天顏猶能叫閣以邀萬一之應異日不爲前車之覆或恃乎此儻操空拳以往與暴虎憑河何異至決裂而後罪臣其何及矣近題募兵陝

西浙江河南山東四省各差兵部司官一員
以重其事而隆其權卽臣今日之役也臣已
膺新命舊銜旣不便行隔屬司道威令又多
中格能以維谷之身辦倥傯之務哉伏乞

皇上命臣仍照見任司馬募兵事例行之所在有
司將領奉行臧否容臣具報部科以憑勸懲
但能不曠日時兵馬齊集有濟遼之緩急卽
謂臣狂躁臣甘之若飴矣聞歿將麻巖尚存
健卒數百人在于開原一帶查有原任守備

麻綦與巖同宗才堪統馭足聯指臂之使又
有京營趙應爵係鮑承先見任中軍宣大通
官擺言兔係鮑承先家丁之子新募驍勇楊
元吉係原任加銜守備大同鎮劉清原任正
兵把總皆諳曉兵機夙稱敢戰又有原任副
將郭有光緣事繫遵化囹圄聞其家蓄健兒
不忘裹革在廷諸臣比比言其可用使過之
條當令戴罪自贖臣舉所知上聞調用行間
旌旗壁壘定有可觀是在兵部酌議委任非

臣所敢專也至于火器火藥禦虜長技况今
孤城之守所需尤急內庫大將軍滅虜湧珠
連珠等砲百子三眼等銃佛朗機鳥銃快鎗
之類暨硝黃一體多發乃目前戰守所必資
者時促事迫不厭煩聒望
皇上垂聽而俞允焉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象恒題爲西虜意在挾
賞用虜機會可乘乞

勅當事諸臣極力密圖事蓋自虎墩兔憨擁六七
萬衆南臨邊塞關內人心震惶已而賴暈大
不過給賞四百金搖尾去矣旣而以酒食犒
之虎墩也我旣乍厚乍薄而憨一時喜時怒
日日聲犯義院界嶺而徑過也日日聲犯錦
州義州而未動也今亦漸就條束矣窺其意
真在挾賞費亦不過一二萬耳夫與其虔劉
我人民固不如稍給以財物與其無名與之
而徒長彼驕又不如迎機導之而使爲我用
墩之言曰河西我喫賞地奴焉敢西來此其

意與奴不相下也墩又曰奴酋原是我家人
今背了我反來借我兵南朝原不曾虧負我
們我焉肯助他此其意未嘗不內向也蓋慙
之衆真有十萬而又係無嫡派可以號召諸
虜日中原無奴酋近慙見中國只畏奴酋而
不畏彼故擁衆壓境以示彼威然慙意又爲
奴誘而不忍背我故揚言觀望以探我意此
正慙左右足恃也夫此機會更無可圖今我
當此可內可外之時卽當爲繫之維之之計

與之講曰彼能擒夷來獻者卽大加封號賞
以數十萬不惜也卽不能滅而能助我兵四
五萬者亦加以封號賞以數萬不惜也若其
不能則我寧堅壁卽一錢不敢增并原賞不
敢給矣酋旣欲貪我賞又欲誇彼強此其心
必動而况其有言在前又有人在側也聞其
中軍有腦毛大者年老而多智義院口諸處
每有講折常藉此虜以故薊門東協享安靜
之利者得其機也誠能啖之以悅其心彼必

能誘之以行其說我無遺鏃之費而坐收破
斧之功是今日第一義也不然不入于我且
折而入于奴則天下事不可爲矣呼吸喫緊
正在此時職已致書督撫二臣稍言其概恐
惟視爲泛常故特敢入告之伏乞

勅下兵部及督撫諸臣速圖也

○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郭一鶚題爲危遼敗衄
已極國勢倥傯莫支萬懇

聖明亟採忠謀斷在必行以固

宗社以安人心事臣聞亡羊而補牢者謀未晚也
備禡而戒舟者計非迂也方今遼左四路之
兵已失三路而河西強虜又蠢蠢思動虜近
郊關禍迫旦夕報至南都大小臣工無不相
顧錯愕以爲二百餘年未聞邊事狼狽一至
於此臣目擊時艱詎忍嘿嘿以處于此近閱
廷臣文武大小各疏勤勤懇懇無不攄憂危
之苦詞無不出防禦之忠計臣豈有奇謀異
策能出諸臣之右以聳

聖明之聽祇掇拾羣議中最爲關切最爲喫緊者
敬摘四要以獻請得爲我

皇上陳之

一曰內帑宜于亟發夫籠天下財置之空虛無
用之地原屬長物不應顧惜况多藏必厚亾
而伏禍隱憂係焉及此太倉如洗水衡罔寺
垂空之日不出一二百萬以給遼餉安人心
將藏之何爲且遼事靖則天下安天下安則
財用阜內帑縱令稍虧歲進仍復克盈懸解

聖明必不靳發第願多發又蚤發則度支舒燃眉
之急而經畧振方蹶之勢東事庶幾少濟矣
一曰閣臣宜于亟推夫獨拍無聲踽行不進矧
在今日政府當遼事危急之會僅令一方從
哲爲之俾叢尤招議于天下雖平素識力之
尋常亦年來子處之寡助藉令商確有人衆
思時集卽前日督促出師之旨不應如是馬
上遽逝也目前支吾安攘之策不應如是窘
迫無措也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豈有堂堂

天朝忠良衆盛遂無一李綱其人者何不速允
枚卜之請多推數員圖濟時艱卽令酋虜聞
之亦當畏朝廷有人而政本不單矣此日不
推更俟何日此時不用更俟何時夫鼎鑊且
有耳可自輕心膂之寄以貽孤立之患乎

一曰京師宜于亟防頃見都察院一疏恐奸宄
潛藏以九門專責御史將一咨久候諸臣分
門而守且京軍之整練營將之選良因以備
緩急而禦非常諸臣總總言之淵哉老成長
慮也况奴酋細作隱伏奸雄窺伺侵多此國
家何等時猶可不設多官以戒嚴京師內外
亟需臺臣之風力以爲固防之蚤計乎

一曰言官宜于亟下夫言路有裨國家無負于
皇上姑無論其他卽如奴氛方熾議設經畧議酌
戰守議足兵餉議起用熊廷弼劉國縉方略
畢陳強半見採或預料事始乃竟符于事後
者或各舉邊才乃竟得之簡任者誰非從臺
省中集議來非盡蓄無用之臣工也明矣矧

癸丑一咨候

命七年丙辰一咨又需四年卽我國家從來有如
此簡賤言路淹滯賢良否彼以郡邑循卓之
長曾經千磨百鍊而後得與是選業以選之
又復置之是以賢才表異者反不若循資授
部者爲得也况今春留部諸臣并兪考之
旨尚不見下轉盼六月守選銓部將何所憑以出
缺乎是又絕無僅有之事見于倥偬需人之
日坐老天下豪傑自剪衛國羽翼時政之失
莫此爲甚及今遣科臣以察遼左之情形廣
省僚以壯南北之氣色分遣臺臣如部院疏
陳以備緊要差遣與嚴門禁出入不過

皇上自爲維持

宗社計自爲收拾人心計真事勢不容少緩者矣
臣所陳要務止此四端而諸臣封事又具在
御前設誠而力行之當不俟臣詞之畢也第臣私
心有過計焉凡天下事議甚易任甚難任事
者卽不得收效一時成功旦夕猶曰置身死

生存亾之地憂勤措畫豈不苦心議者祇操
文墨以繩其後耳此一時也無論遼左薊鎮
總督經畧旣以身終之姑聽其竭忠救補相
機調度期于急釋宵旰之憂蚤制長驅之虜
議者無過掣任者之肘任者無徹虞議者之
及進止還須自酌戰守還應自決以俟奴滅
事平虜退國安而後徐覈其功罪以彰一定
之國是以伸不貸之國法是又同舟共濟之
急着也臣逃聽遐觀不識將來國事邊事竟

作何狀謬意

皇上一悚志動念一改輟圖存卽轉遼左之敗以
爲功振中國之弱以爲強挽人心之危疑以
爲安合發帑任人外斷無所爲安治之策矣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敬陳援遼未議以備
聖裁事項讀遼左塘報有奴酋旦夕必犯開鐵之
語夫開鐵犯則遼陽廣寧間當無完膚矣且
由肢體漸及腹心

神京卽危矣奚啻累卵故今日援遼之師卽當

勤王之師無以異乃調兵兵不至遣將將不
來觀望逗留雖弁流之抗違可斬而主持彈
壓將鎮撫之責任安辭此自輿論攸同諒
宸衷之獨厯乃若第一不可失之機會無如誘用
憨酋如臺臣王象恒所言者夫憨酋擁衆六
七萬臨邊而僅以四百金掉臂去其意之不
真在犯搶可知也卽未必傾心我而忠順我
然其必能爲我效力則有二焉一者以勝國
遺裔威力故在諸虜上目原無奴而今見奴
強甚故忌奴二者慮奴旣不難犯我

天朝何有于諸虜異時奴愈披猖愈得志諸虜
不免恐憨亦不免馬故畏奴以忌奴與畏奴
之心合必昕夕謀而欲甘心于奴其本懷也
我因計就計如象恒之言曰彼能擒奴卽大
加封號賞以數十萬不惜彼不能擒奴而但
多助我兵亦加封號賞以數萬金不惜此事
之斷可行者望

皇上卽

勅兵部如議行而在兵部亦當早爲圖未可坐失
機會此一說也夫借援北關昨歲以赫然下
詔宣諭矣北關見我之敗勢不能不悚息于奴而
奴欲蠶食我河東一帶勢不得不結好北關
以防其襲北關與奴合而奴亦與宰賽煖兔
諸酋合且柰之何哉目下儻有勾餌間諜之
人尚可賂北關以致奴酋蓋北關昔之讐奴
真心也今之畏奴亦真心也讐奴豈不樂爲
我用而畏奴則亦肯爲奴用臣愚謂奴之狡
謀料結納北關已有其形將來我不惟爲奴
所辱而兼爲北關所愚貽禍乃滋甚耳我入
穴以搗奴則奴可據險而設伏故勝常在奴
奴出穴而犯我則我可畢技以用奇故勝必
在我儻及今以十萬金賂北關使詐引奴出
平行地一舉而殲之豈非勝筭而獨恐大衄
之後邊臣膽喪智昏而奴智又往往先我數
着恐亦目前不易辨者旣不能辨則急下
勅諭一道責以前日救援之不力而鼓以後日勇

往之必前文告周詳開導引掖爾如我則厚
爾封賞爾不如我則殄戮爾不赦此

陛下不可不急降

明綸而兵部亦不可不請

旨速行者此又一說也夫一以慙首誘奴一以北
關誘奴總之以夷狄攻夷狄我自爲守人代
爲戰用力少而取效捷惟在

聖主默持于上樞臣密謀于下蚤計而力圖之庶
可制奴死命于萬分一耳夫遼左新創已五

十餘日望援急如星火而兵將窅然大小臣
工瀝血嘔心留中什九或者以多言亂聽卽
皇上聰明神聖靡所適從而樞臣今日曰會議明
日曰會議亦未見以何者爲急朝夕懇請臣
謂樞臣于五十日內凡中外之條陳道路之
聽覩皆宜筆記集成一帙商確擬議除迂濶
無當不足採擇而外彙爲三項其一應徑行
者徑行其一應題知者題知其一一應請

旨者請

旨而請

旨中揣有轉石轉圜不無難易須先擇其易者不
拘款件多寡合爲一疏如姚宗文之當速遣
閱視以吊陣亾而覈軍實韓原善之當另加
職銜以破常格而鼓英風徐光啓之議選練
議戰守作何採行張名世之精陣法精火攻
作何錄用他若某人當用之邊某人當召之
廷商之吏部陸運海運更遞並行陸運有用
駱駝法較之用牛車騾驢似覺省商之戶部

某火器當修某工程當停商之工部諸如此
類各部應疏者各部自疏兵部應並請者每
款斬截數語入于總疏以後催請只據此一
疏而催毋得贅詞自取煩厭其它題目稍難
者專疏特奏毋以夾襍前疏之內而前疏既
下方及後疏一疏不可繼之再疏再疏不可
三疏繼之三疏不可舉朝文武叩門號泣而
隨之一日如是旬日如是一切襍泛條陳姑
從口噤毋以熒惑

宸聰庶

皇上聽專而心一恐未有不愀然動情者也譬之
大厦將頽未得遽聽其頽而一面用木石撐
持一面鳩工集材繕修料理猶可易速朽棟
隆爲聿新輪奐不然將立見傾倒而闔門之
人受其覆壓盡成齏粉矣臣七年鎖闥媿無
能以寸管當長纓而謹托狂言寫此發恤惟
聖明之垂鑒焉

○兵部尚書黃嘉善等題爲遼左垂危集議援兵
急務懇乞

聖明立賜允行以濟燃眉事職方司案呈到部爲
照遼警時聞救援且亟然徵調于各邊而未
能猝至招募于各省而未易取齊彼中新舊
之兵尚計六萬有奇但馬匹盔甲器械若不
敷用近接撫臣周永春疏揭督臣汪可受手
劄僉云速給發庶克有濟臣通計所請非馬
二萬匹盔甲器械各三萬不足以壯軍實而
煥壁壘之色查得盛甲雖有戌字庫給發五

萬俱脆敝不堪聞昨歲曾以三副改造一副
除開原道韓原善用去五千計所餘四萬五
千僅可改造一萬五千尚欠一萬五千腰刀
弓箭火器各三萬聽工部速行造發外馬匹
應給二萬急難措處計每匹價銀一十五兩
共銀三十萬兩此當臣部議發不容稍緩至
于臣部各省募兵議四萬安家銀兩責成撫
按措處所需盛甲預造三萬頂副及腰刀弓
矢火器俱聽工部速造臣部亦須買馬一萬
匹計用銀一十五萬本部動銀項下惟有閻
寺馬價然該寺年來那移湊餉庫藏若洗銀
無見在非別爲搜括難行事出從權非各署
同心難濟臣與在廷諸臣計議太僕寺那奏
銀十萬戶部那奏銀十萬南兵部借動銀十
萬南戶部借動銀十萬南工部借動銀十萬
俱發解臣部爲月糧買馬之用至于延寧甘
固及山東調兵前曾題疏中議戶部發銀十
萬六千兩爲安家行糧之費蓋因去年太僕

寺曾借與戶部銀七十萬克遼新餉故十萬
那奏接濟無非同舟共濟之義不謂題奉

欽依戶部又咨爲爭執今除延綏另議外寧夏甘
固山東戶部止發行糧二萬九千有奇餘銀
合兵部分任矣自有東事以來援兵月糧在
戶部則加派有賦而安家馬價在兵部則取
辦無資爲今之計則又不得不議搜括以濟
燃眉之急臣謹考之職掌叅之衆論則各省
直有絕軍產價缺官柴馬銀拖欠太僕寺馬

價銀皆宜全解臣部又各省直稅契銀布政
司吏承班銀各州縣倉穀平糶一半折價銀
各運司積餘鹽課銀又如中州之河工節省
銀允軍買米樽節銀王府宗藩勳臣土司義
助銀內外各官捐俸銀皆宜分半解發臣部
以爲安家買馬之用者也遼東馬匹時迫難
以猝辦應發價近鎮各官絡驛遞及太僕寺
寄養馬匹州縣限數允給并委官大同招買
方克濟用其遼東應造盔甲腰刀火器弓矢

等項發價本鎮造辦其臣部募兵所需盔甲
器具合用錢糧亦聽工部議動速造務期兵
到卽給以便訓練相應題請恭候

命下臣等一體欽遵施行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招兵愈衆措餉愈艱懇
乞

聖明俯留捐助及糶穀等項銀兩以供軍馬急需
事切照遼兵出勦夷利復議增兵則當復議
增餉查得去年四月至今年三月出勦官軍

不足九萬尚用過餉銀三百萬餘今除陣亡
四萬五千餘見在四萬二千餘近日賀世賢
收集六千餘昨遼撫議名舊軍餘丁二三萬
兵部見議名宣大山西延寧一萬名名山東
河南北直一萬名薊鎮永平一萬名南直浙
江等處一萬名又出關川兵一萬名共有十
三四萬餘矣以去年九萬而用餉三百萬則
今年十三四萬該用餉四百餘萬矣太倉如
掃搜括已窮止有加派一版僅二百萬除已

到者業發遼用訖其餘五省俱杳然不聞臣部催迫不啻筆秃楮盡昨臣部幸領帑金三十九萬六千餘兩議分一半付兵部召募留一半付督餉大臣乃俱爲名兵用盡目今督餉者徒持空手措餉者愈爲嘔心不得已議將捐俸倡助可爲濟急一着再萬不得已而倉穀量爲出糶或可借用一半今兵部又欲分用卽省直稅契吏承納班銀及運司積餘鹽課銀皆濟邊額餉毫不可少題奉

欽依毫難那移者亦欲用而河工銀見今解戶部亦欲分之夫旣召兵而不計兵之芻糧豈餐風飲露乎旣月月欲支餉而又欲奪見在之餉豈臣能點鐵化石乎况舊例安家馬價銀係兵部出者而坐糧行糧鹽菜草料內額等銀係戶部出者屢經題奉

明旨欽遵在卷安家馬價不能支當爲那借別處柰何又欲取戶部之所有也且兵部自有應得之銀如缺官柴馬如絕軍變產如省直拖

欠馬價如歷年拖欠班銀等項儘足供用皆
兵部職掌臣前後措餉之疏雖多未嘗越俎
而取之是臣部所以體兵部而兵部獨不體
臣部乎雖向來歷借太僕寺銀七十萬而兵
部借臣部巡青銀二十萬後據月糧戶七兵
三之例又用過臣部銀六十萬兩臣部本期
同舟相濟不宜自分畛域今迫于無所措手
不得不一剖折之非過爲哓哓也伏乞

皇上俯查援遼兵馬愈益繁多養遼兵餉愈爲難

據將內外捐俸及潘王義助并河工餘鹽等
項係臣部者照舊充臣部之餉卽兵部不得
相干臣部時勢窮促萬不獲已然後將府州
縣倉穀量爲平糶以濟燃眉其在于今且存
倉穀以救饑荒以防民亂如四十三年山東
大饑民皆爲盜賊可不防歟其兵部所借南
北六十萬兩及缺官柴馬絕軍變產拖欠馬
價班銀係兵部者充兵部之用臣部不得相
干庶戶兵各得其分兵餉少有所資而軍餉

不致噬臍而邊兵亦不致脫巾矣

○遼東巡撫周永春咨爲夷氛日惡軍餉難支懇乞酌議一體加餉以甦積疲以鼓士氣事據整飭寧前兵備王化貞呈稱照得遼軍之月餉四錢也不過以遼地粟賤易以爲生又軍有屯地足以自贍四錢之餉猶覺其多不意時異勢殊貽禍今日困憊而不可支職不敢泛言遼事第自寧前言之負山臨海中僅二線又以逼臨虜穴時時出沒耕牧之衆被其

擄掠歲無虛日戶口漸耗生理益蹙軍士東防西援罷于奔命又一切仕客之往來于遼及銀鞘之自西而東者日行防護奔走無暇九邊戍士止于防虜未有如寧前軍士之苦者也又每月養馬草料儉于二錢其始有戶丁之幫貼今一戶之中或止存一人或一門之中莫非甲士卽有屯地非賣則荒鬻妻易子無以卒歲則安得不逃且往往投虜而去者原額副叅遊備六營并所屬堡驛軍士一

萬九千九百四十八名今止存一萬一千一百七十七名然亦徒有其名耳其間老者龍鍾黃耆弱者口乳猶腥問之則曰其家人逃故已盡無可勾補此輩卽累十萬亦無所用卽四錢月餉亦歸虛擲是省餉反以費餉防邊實以蠹邊職自到任以來屢行點視寧遠一城求五百人之堪戰者不可得尚不足爲護客防鞘之用每遇傳烽叅將帶人追勦連義兵常不滿二三百人他營亦皆如是職是

以與諸將約時謹哨瞭互張聲援第使其不得志于我足矣無貪小利以致疏虞今奴勢益張豕突可慮虎墩兔愁十萬之衆壓境遼已岌岌乎有朝不謀夕之勢職聞持危定傾以收拾人心爲第一義會新軍月餉一兩五錢而舊軍止于四錢人情不無觖望欲其臨事一體用命恐不可得此亦勢窮必反之時而因怨爲德之日也伏睹本院具題將全遼舊軍俱加一兩二錢不惟充實行伍亦可鼓

舞人心實固圉安邊至計延佇至今戶部未
見題覆想苦于措餉之難耳該本道再四思
維僭行酌議每營限定名數挑選精銳以備
冲鋒破敵之用名爲選鋒得月食一兩二錢
其餘防禦城守之卒月食八錢臺軍哨軍夜
後危苦可憫比照選鋒月食一兩二錢從前
老弱不堪用者盡行汰除以上俱爲舊軍卽
以舊額餉通融支給其缺伍之數另募新兵
填補得食新餉每月一兩五錢統俟奴酋平

定之日酌議汰減則新舊不至相溷多寡不
至相懸庶可鼓士氣而定軍心所當亟爲議
處者也職又有說焉遼之在今日其孤懸危
苦于九寨無兩自國初言之福餘三衛皆我
版圖建州諸酋皆我屬國藩籬旣固士馬更
多蓋設備如彼其嚴也今封疆旣蹙胡馬羣
嘶卒伍凋耗僅當國初之半自十九年閱定
經制已多減汰屢年以來逃亾益多又以節
省之說減者不可復增見在者日見其減此

立盡之術也今寧前故塞壘戍碁布皆以無人棄而不守又何怪乎虜之縱橫出入肆行劫掠而無所忌彈也若以寧前爲無用而棄之則亦已矣若曰遼薊咽喉在此一線所係匪輕則非修復舊戍不足以禦諸夷非補額軍不足以實舊戍圖之此其時矣蓋天下事不有大省不有大費不有大費亦不有大省此省益相因之機而倚伏必然之理也職自知不才無能爲役若得行伍充實及時修備

三年之後而寧前復有虜患職請受謾言之誅伏惟本院詳奪蚤賜具題等因詳報到職又准貴部咨爲遵

旨會議事咨稱看得奴酋狂逞以來本部費盡心力陸續發過三百萬餘不意局猶未結今復召兵調將則召募之餉將從何取况遼撫于舊軍每人四錢者加銀一兩二錢則加者從何所出搜括已窮抽扣已盡地畝已加蓋已腴膏吮髓抽筋竭血計無復之等因備咨到

職又准戎政尚書薛移職手書云遼軍月食
四錢誠太薄若一槩給一兩二錢則頃增二
倍得無虞不繼乎或視其膂力騎射以爲差
等何如等因到職該職原題舊軍額餉各加
一兩二錢蓋因遼左大敗之後人心危懼調
兵猝未能至招兵人不肯來勾補逃故又以
額餉大薄百方推調每將指揮千百戶等官
解職衙門北究勾補之數終是窒碍難行是
以有舊軍各加一兩二錢之疏妄意

旨下貴部卽刻移覆俟東事稍寧不妨議減不意
明旨竟爾杳然今貴部以奏餉之難未遽題覆職
豈不體亮敢爲膠柱據寧前道之議以爲適
中不但一道可行卽全遼亦當准此通行者
也爲此合咨貴部煩爲再加裁酌卽賜題覆
庶危遼可存萬勿遲疑以貽噬臍之悔也須
至咨者

○南京兵科署科事禮科給事中晏文輝題爲夷
虜孔熾防勦宜周懇乞